

李氏蒙求



李氏蒙求卷六

後學北新城楊

迦釋集注

肆圖

山左尹竹農先生鑒定

安州麗澤氏王
邛州友于氏胡

瑤校對



相如題柱終軍棄繻

唐西川節度使白敏中從事盧求成都記相如初

西出過昇仙橋乃奮志題其柱曰不乘駟馬高車

不復過此橋後以長楊賦見幸果乘高車駟馬歸

過其橋華陽國志蜀郡城北十里有昇仙橋魚鳧

王張伯子俱乘虎而仙去橋因以名有送

客觀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

因慕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按字長卿蜀人

傳上林賦奏上天子以為郎竝無賦長楊見幸事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揚雄有長楊賦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

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

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之也

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史記直

不疑卒子相如代此二相如想亦是慕蘭意相

如別傳云後奉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

矢先驅漢書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前漢終軍

字子雲濟南人也博辯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

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才拜為謁者給事中

初從濟南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

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

吏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注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然

孫晨藁席原憲桑樞

三輔決錄孫辰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夜臥

於中旦收之

宋無名氏萬花谷云張晨為京兆功曹姓名不同恐誤荀子正名篇屋

室廬庾葭藁葇注廬草屋也庾屋如藁庾葭藁也以廬庾為屋室葭藁為席葇皆貧賤人之居也

晉書吳隱之傳遷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趙

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惟以示嚴象

莊子讓王篇原憲

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子貢乘大

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二

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注屈桑條為戶樞破甕為牖各一室也華去聲

以華木皮為冠師古曰華即今樺皮貼弓者史記云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

連騎排藜霍入窮閭過謝原憲餘略同

端木辭金鍾離委珠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越王勾

踐困於會稽遂問子貢子貢曰今王誠發士卒佐

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

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

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

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說苑魯國

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

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

獨適其身之移風易俗而教道可施於百姓非

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

不復贖矣淮南子道應訓同司馬溫公曰子貢

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

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未加詳考因而

記之王漁洋分甘餘話云孟子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子貢又聖門高弟也吳越春秋越

絕書言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亡吳霸越若如所

云乃蘇張之前矛耳不惟說壞子貢亦辱聖門矣

張恢坐賊徵還貲簿入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故對曰臣聞孔子

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

也此穢穢之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臧賊通 崑山方氏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

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鍾離意不拜賜曰賊

物也夫義不可受當敬而懷之以辭不得命雖拜

受可也何至委之於地哉况於義未嘗不命也

哉尚書愚則曰無禮哉尚書也或曰唐高宗曰清

說苑

魯國

聖人

百姓

非

魯人

蓋

而

徒

無

越

如

所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
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
子敘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誦問此何甕也
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
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得素書文
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筭會
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大意即召伯問伯果
服焉宋史向敏中傳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

季札挂劍徐穉致芻

史記吳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
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乃解劍挂於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
當誰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而背吾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心哉劉向新序延陵季子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

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于託朱生
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
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地為友何忽如此文
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後漢書
曰朱暉字文後漢徐穉字孺子南昌人恭儉義

讓所居服其德郭林宗有母喪孺子往弔之置生
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
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吾無德以堪之謝承後漢書曰徐孺子清妙高

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弔常預炙雞一隻以絮漬
酒中暴干以裹雞徑到所塚隊外以水漬絮斗
米飯白茅為藉置雞酌酒畢即去不見喪主世
說徐孺子嘗事江夏黃公後黃公亡歿孺子往會

葬無貲以自致齋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
前范蔚宗後漢書曰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
魏郡太守香之子延熹二年拜太尉祔鄉侯
梁冀誅首居公位尋而五侯擅權稱疾不起

朱雲折檻申屠斷鞅

前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倜儻有大節為槐里令以
罪廢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
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
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
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
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上意

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尚
少府之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
馬也符子曰樂觀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
樂乎曰樂子曰觀刑而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
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
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樂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
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冰也未有
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樂曰汝知我亡
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汝亡以知我以
不亡逢乃歌曰休哉造化者勞我以生而休我以
炮烙也遂起炮烙楊升菴曰羅泌路史太平總
類載龍逢諫桀之言曰臣嘗觀君冕非其冕也而
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冕危石

而不壓屨春冰而不陷者也此為六朝文士擬作
無疑羅泌路史收之蓋亦貪博而忘精者史記
曰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諸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大師少師
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死爭乃強諫紂
怒曰云云見前國語魯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公問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
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使吾無忘諗
漢書敘傳安昌貨殖朱雲作棋注
朱雲廷言欲斬張禹是為醜惡之嫗 後漢申屠

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質性方直常慕史鮪汲

黯之為人拜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常欲出遊剛以

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

輿輪帝遂為止本傳無斷鞅事方術傳郭憲字子

士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八年車駕西征隗

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

刀以斷車軻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

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後漢書周章

傳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

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

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禮私交太守不聽遂便升

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誅公卿

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

幸免以此重章因舉孝廉

衛玠羊車王恭鶴氅

晉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

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
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玠別傳曰玠
實有異人之望齟齬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
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為璧人齟音迢
齟音漣始毀齒也韓詩外傳男子八月而生齒八
歲而齟齒女子七月而生齒七歲而齟齒說文男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七

入月生齒八歲而鬻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鬻

說衛玠始渡江見王女大將軍因夜坐王命謝幼

與玠見甚悅之遂微言達旦玠體素羸恒為母所

禁爾夕忽極於此病篤遂不起又云衛玠從豫章

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

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煞衛玠注云按永

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

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渡豫章四十五日

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不

聞亡在下都也分甘餘話看煞二字有兩出處

世說看煞衛玠東坡白海外歸在毘陵舟中兩岸

聚觀者不下千萬人坡笑語至各曰莫看煞九龍

余過梁溪詩云買得蜻蛉小如葉推蓬看煞九龍

山九龍卽惠山也晉武帝披庭竝寵者眾莫知

所適乘羊車恣其所之宮人乃取竹葉插戶鹽汁

灑地引帝之車北史齊武帝成帝以解律金舊老

每朝賜羊車上殿宋景祐五年賈昌朝上言羊

車本漢晉之代乘於後隋大業中增昌朝上言羊

引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其駕名之按

隋禮儀志曰漢世之車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

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於後宮非特為掖庭制

也然則羊車乃漢儀非晉武始也高承事物記原

如此考隋志羊車一名輦小兒青衣布袴褶五

瓣髻數人引之時名羊車小史漢氏或以人牽或

-5 130 35 950" data-label="Text">

駕果下馬梁貴賤通得乘之名曰牽子既云駕以

果下馬蓋言其小而行緩也今京師市語呼驢車

有果下馬高三尺後漢書東夷傳歲多文豹有

果下馬注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魏書高

句麗傳出三皇馬本朱蒙所乘馬源乳源英德諸

也產馬視巴驥馬尤小號為石馬粵中又有果下

馬果下牛果下豹按字書馬白額謂之驥巴驥

之驥當作滇晉書明帝紀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

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

按敦王敦湖地名也後漢陸閎字子春華亭人

姿容如玉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

人佳

晉王恭字孝伯晉陽人美丰神人多愛悅或

日之曰濯濯如春月柳曾冬月披鶴髦裘步雪孟

杲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世說孟昶夫達時家在京口嘗見王

恭乘高輿被鶴髦裘於時微雪昶曰恭祖濛司徒左

此真神仙中人周祗隆安軍亦得世譽恭別

長日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

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丹陽

尹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

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

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

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世說謝萬

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

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髦裘履板而

前共談移日世說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

渭濱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

葛君可謂名士矣按葛巾毛扇或作綸巾羽扇

揚升菴云說文細青絲綵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

無半通青細之綵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細似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八

細組似組東海有之皆草色也細鹿角菜組海中

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細巾紫細巾皆合用此

而俗多用綸細白細綸自綸豈可混用也按今

爾雅本細似細竟作綸似綸世說王長史為中

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

尚書省著公服敬和王洽也肇驚鳥羽也鶴髦析羽

為表之屬舊唐書李白傳浪跡江湖終日沉飲

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

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

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天上謫

仙人也葛洪西京雜記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

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

仲考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

管仲隨馬蒼舒稱象

韓非子說林篇管仲隰朋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

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

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戰國策云去蟻壤寸有水掘之果得水博物志齊桓公出因與管仲故道自燉煌西涉流沙往外國沙石千餘里中無水時則有沃流處人莫能知皆乘駝駝知水脈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其蹋處掘之輒得水

魏書曰未傳且未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理其口鼻於沙中每以為候亦即將種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五代史四夷附錄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自仲雲界西始涉釀嶺無水掘地得溼沙人置之甕以止渴

魏志鄧哀王冲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九

字蒼舒五六歲智若成人孫權嘗致一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臣咸莫能得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較可

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冲操子

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如鼠

鞍在庫為鼠所齧吏懼罪冲乃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世說晉簡文為撫軍時所坐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視以為佳有參軍白日見鼠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意色不說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

丁蘭刻木伯俞泣杖

孫盛逸民傳曰丁蘭者河內人也少喪考妣不及奉養乃刻木爲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隣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報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來諛罵木人以杖擊其頭蘭還見木人色不懌乃問其妻妻告以故卽奮劍殺叔吏捕蘭蘭辭木人木人見蘭爲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

神明圖其形像於雲臺也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博學強識

歷著作郎瀏陽令庾亮爲荊州以爲征西主簿累遷祕書晉書李允字宣伯遼東襄平人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旣生允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允旣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允設木主以事祖則可信行喪制服於父同年之亡者則過矣吳錄曰顧雍族人憐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者五日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對之哭泣說苑韓伯俞有過其母答之泣

母曰他日答之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

答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困學紀聞陳思王靈

芝篇曰伯俞年七十緜衣以娛親今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俞集証按晉后妃傳左貴嬪離

思賦云昔伯俞之婉孌兮每緜衣以娛親本此

陳達豪爽田方簡傲

世說豪爽類陳林道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挂頗望

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淮太尉父

眇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

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吳錄曰

長沙桓王策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眾號

孫郎平定江東為許貢刺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

左右曰面如此豈復可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

方亂夫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

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眾決

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

策字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

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

云西山朝來說苑田子方魏人魏文侯從中山

致有爽氣

奔安邑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

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譌太子不悅謂

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富

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亡其國大夫驕亡其家貧窮者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十一

史記云魏

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

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

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云云略同韓詩外傳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云云略同按各書序說太子擊子方相見之始措詞不同故并錄之以見著述家各具見

聞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王見顏歌曰歌前歌亦曰王前宣
王曰王前可乎歌對曰夫歌前為慕勢王前為趨
亦曰王前可乎歌對曰夫歌前為慕勢王前為趨
士與使歌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
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
有說乎歌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壘
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又令有能得齊王頭者
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又令有能得齊王頭者
死士之壘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
取病耳按呂氏春秋歌作觸史記田單傳作觸
或作

黃向訪主陳寔遺盜

謝承後漢書曰豫章黃向字文德晨步路中得珠
琪一囊可直三百餘萬求主還之主以半物謝向
向委去不顧又曰鄭宏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
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通衢求主還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上

之縣懸通用魏書趙柔傳柔嘗在路得人所遺
金珠一貫價值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
鏹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
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
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
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
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笑而遣之後
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為太邱長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呼
子孫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
習與性成遂致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驚投地歸
罪寔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
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于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乃世說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飲之至過醉坐諫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綉之乃在兄容曰阿奴欲放去耶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遂遣之帛絹雖以隆古稱要非今人事也

龐儉鑿井陰方祀竈

風俗通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四歲母繼緜轉客廬中鑿井得錢千餘萬遂巨富行求老蒼頭主牛馬會老蒼頭在竈下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婢以告母呼問事實復為夫婦時人為之語曰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類書謂出風俗通今本無白香山六

帖載此事中有云問其故曰我婦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博物志織纈縷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緜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緜小兒大藉也襜褕通後漢書酷吏傳黃昌字聖真餘姚人為宛令政尚嚴猛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為人妻子犯事請昌自認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出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妾也昌驚呼謂曰何以識黃昌也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石昌乃出足以示之因相持泣還為夫婦崑山方氏曰夫糟糠之妻中道相失一旦遇於數千里之外其情固有不能已者然無失節之嫌乎且彼有夫有子則自有所歸矣厚遺而遣之可也還為夫婦過矣哉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扈今富貴忘我為百里奚因尋問之乃其妻也

書云百里奚五羊皮臆別時烹伏雞春黃犂炊糜
廖今富貴忘我為百里奚五羊皮父梁肉子啼飢
夫文繡妻澣衣嗟乎富貴忘我為百里奚五羊皮
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離嗟乎富
貴忘我為 屢屨戶姓所以止扉也屢
以冉切屢延知切顏氏家訓一作剡移 後漢陰

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
竈神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
以後暴至巨富子方嘗言曰我子孫必將強大至

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嘗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

焉識新野人 注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
黃衣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

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莊子達生篇
竈有髻注髻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 風俗通夏

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猶獵也
獵禽以祭先祖也秦始皇改臘曰嘉平 舊唐書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嚴挺之傳李林甫引蕭昺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
同行慶甲客次有禮記蕭昺讀之曰蒸嘗伏獵昺

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義誤讀之挺之戲問
昺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乎

出為岐州刺史林甫恨之 聞甫氏曰蕭昺之謂
臘為獵其誤固矣然原其臘之所以命名緣獵而

起其謂尚屬有因其誤或可從恕不使為侍郎而
使為刺史執事者或持此意歟雖然省中不可有

伏獵侍郎岐州又豈可有伏獵刺史乎太常少卿
姜度林甫舅子度妾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

弄麝之慶容視之掩口由以此觀之舉主如是無怪
其所引之人乃爾正所謂以類聚者也 唐朱揆

諧噓錄張九齡知蕭昺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
書稱蹲鴟蕭答云損芋拜嘉相蹲鴟未至耳然僕

家多怪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
大笑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

注解蹲鴟芋也乃為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
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

接芋頭如鴟鳥之蹲蹲坐也 史記貨殖傳卓氏
云岷山之下沃埜千里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注蹲

鷓鴣也。後漢書甄宇傳注：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土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土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字復取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為不復有爭訟。後詔會問瘦羊博土所在，京師因號。

韓壽竊香王濛市帽

晉賈充傳：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

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女見壽而悅，潛修音，好壽

踰垣而至，其女悅，暢異於常日，帝賜充西域奇香

女盜以遺壽，充知女與壽通，祕之，遂以女妻壽。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於青

璵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

家具述如此，竝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使婢潛

修音問，及期往宿，壽矯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

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

吏問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身則經

月不歇，充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壽餘家無此，香疑

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

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注晉諸公贊曰：壽曾

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如斯

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郭子謂與

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

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東方朔十洲記曰：

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

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

晉外戚傳：王濛字仲祖，哀靖

皇后，父位尚書少時，放縱不羈，晚始克已，勵行有

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訥

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媼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世說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
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
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耀卿凡稱
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位終司徒
左長史奉倩名案曜卿名煥

勾踐投醪陸抗嘗藥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
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
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羣臣下
養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
之江與民同之注投醪同味下邪神人黃石公記昔良將之用兵也人
有饋罇醪者命投於河令將士逆流而飲之罇醪
不能味一河而三軍爲之致死以滋味及之也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六

紹興府志投醪河在山陰西亦名勞師澤相傳
勾踐帥興之日有獻壺漿者跪受之投水上流士
卒競飲戰氣百倍文選注楚與晉戰或進王一
罇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偏乃傾酒於水
眾迎流而飲之士卒皆感惠盡力苻子云秦穆
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盃蹇叔乃曰一盃
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飲
之北齊蘭陵王長恭傳爲將射親細事每得甘
味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又趙郡王琛子
叡傳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於時盛夏六
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而定州
先有飲室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與冰
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而送冰者至
叡乃對之太息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
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
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晉陽秋陸

抗字幼節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
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時以爲

華元子反復見於今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聘於

帶子產獻紵衣焉僑子產名公羊傳宣公十五年

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

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

圍者相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容是何子之情也華

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危則矜之小人見人之

危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

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

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曰何

如司馬子反曰德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骨

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

歸爾司馬子反曰吾使子往視之人之臣為告之司馬

糧耳莊王怒曰吾區之宋猶子往視之人之臣為告之司馬

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於此臣請

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執與處於此吾亦從

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注堙

距堙上城具孫武子曰攻城之法修櫓轅具器

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堙於真切塞也柑以木銜

其口左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

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敗廢王命王棄言焉王

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告曰徹邑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君使元以病告曰徹邑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漢晉春秋

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漢晉春秋

曰抗嘗求藥於祐無疾成相致抗得而服之諸

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抗得而服之諸

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不

夫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之祐無傷也或以抗不

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祐無傷也或以抗不

失臣節兩譏之崑山方氏曰康子饋藥未達不

嘗聖人之心非有疑於季氏也蓋謹疾之道當如是耳而孔叢國之人乎羊祜陸抗晉吳之邊將也抗嘗有疾求藥於祜飲之不疑非所以全身遠謗之道也祜之私恩小信固足以結抗之心然施之平交則可施之敵國之人則過矣使聖賢處抗之地必不與之私交而况輕飲其藥以自試於不測之險乎魏略列傳嚴幹左傳善春秋公羊而謂公羊繇不好公羊而好左傳謂左傳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邱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公羊未肯也

孔愉放龜張顥墮鵠

晉孔愉字敬康山陰人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嘗經行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買而放之溪中龜

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七

初印工具告愉乃悟遂佩焉

淮南子曰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高誘注

曰龜紐之璽古印也紐繫佩服也

博物志曰京兆都張潛客居

遼東還後為駙馬都尉關內侯表言故為諸生太

學聞故太尉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

山鵲飛翔近地民爭取之化為一圓石言縣府顥

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於

官庫後樊夷行校書東觀表言堯舜之時舊有此

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注云

搜神記曰顥為梁相云云略同今本無顥字智明

葛洪西京雜記元后在家白燕銜白石大如指
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破為二其中有文曰母
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常

并置壘笥中謂爲天壘也齊書祥瑞志嵩高山
異明四年四月榮陽人尹午於山東南隅見天雨
石墜地石開有壘在其中方三寸改成式酉陽
雜俎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嘗涉沙岸得一石子大
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里餘去
然而石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爲并州刺史盜賊

屏跡境內肅然爲人清約儉素賞賜皆散將士屢

乞遜位未聽豫答司馬宣王書曰年過七十而以

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

稱疾篤困學紀聞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政論

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此詔後漢書崔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父駟

烈從兄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爲兖州

刺史清約率下嘗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坐

事免步歸鄉里結草爲廬織席自給後徙新安關

下拾橡實以自資東觀漢記恂所種小麥胡蒜悉

付從事無所畱世說桓公坐

有參軍椅丞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之而椅終

不解舉坐皆笑桓公曰同盤尚不相助況復危難

乎敕令免官又庾亮就陶雅相賞重庾曰知種於是

節會食噉薤爽因畱白陶問何爲爽曰可種於是

大歎食非唯風流兼有實資按薤似韭之菜也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前漢酷吏傳義縱河東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

攻剽爲羣盜因姊以醫幸王太后后言於上拜爲
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溫藉後爲定襄太守
獄中重罪及私入視者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
是日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岍頭侯後坐法失侯溫藉蘊藉醞藉通史記酷吏傳周陽由

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然由居二
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惡者
曲法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
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忤司馬安之
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伏漢書作憑注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師古曰忤意堅也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
困學紀聞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
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被周陽
由孤雛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
馮班固之陋至此愚謂班史實本於史記後漢
書竇憲傳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鷄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司馬彪云怒其聲恐其奪已也

孟陽擲瓦賈氏如臯

晉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潘岳
美丰姿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見之者皆連手
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時載甚醜每行小兒以

瓦石擊之委頓而反世說潘岳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
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反二說不同語林

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按語林謂老嫗以果擲之者蓋老嫗尚悅其美其少婦之悅可知不曰市人而曰小兒蓋小兒所見不廣忽視醜形遂為怪異故以瓦石擊之於此可悟古人之行文用字必苞餘味也譙周古史考夏時昆吾氏作五史記龜策傳樂為瓦室博物志亦云築作瓦蓋是昆吾為築作也詩小雅博弄之瓦傳瓦紡磚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內助訓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古史考烏曹作甄甄磚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向

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

飲酒聞之曰必駸蔑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

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

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

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

有力於王室也吾是以舉子行乎敬之哉勿墮乃

力潘岳射雉賦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

杜詩一箭正墜雙飛翼黃山谷注作一笑蓋用

賈大夫妻射雉事也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

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史記褒姒不

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

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

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甘氏天文志曰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

桔槔火錘其頭若警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

則未仰見烽火也烽燧一物二名燃火曰烽舉

煙曰燧前漢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

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

有冠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冠至卽
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兜
零籠也列子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
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
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始
一解顏而笑無利害夫始心之所念庚無是非
年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始心之所言亦不知我
非利害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亦不知我之爲
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莊子盜跖篇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疾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

顏回筆瓢仲蔚蓬蒿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班固答賓戲曰顏耽樂於

筆瓢孔終篇於西狩

四明陳沂拘墟昧語瓢一也
顏樂水而摻之許惡風而棄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卷六

三

之其所遇之不同亦若是耳左傳西狩獲麟注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
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
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拾遺記
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徵在知爲
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魯定公二十
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
絛尚猶在焉夫子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按春
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拾遺記謂在魯
定公二十四年按定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
寫之說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
書記異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
涕泣沾袖大戴禮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說
文麟大麋也麋身牛尾狼額馬蹄五彩腹下黃高
丈二按經傳皆作麟字爾雅公羊京房易傳皆作
麋說文麋牝麒麟也麟大牝鹿也據此則麋與麟有
別

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
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

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

莫識惟劉龔知之

三輔決錄略同世說張仲蔚

徑陶潛詩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翳然絕交

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劉龔不

知何許人子按三輔決錄注劉向曾孫龔字孟公

善論可觀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

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見

後漢書蘇竟傳注抑或是此人歟漢書述高紀龔行天

明德侯劉龔乃詔媚之徒四方檄中權後勁龔行

罰赫赫明明梁元帝告四方檄中權後勁龔行

天罰龔

通恭

麋竺收資桓景登高

蜀志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僮客萬人資產鉅

億注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

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

告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是君可馳去

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遽出財物日中而

火大發今漢魏叢書搜神記無此條拾遺記麋

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

有寶庫千間竺惟能賑生卸死家內馬廐屋仄有

古塚有伏尸夜聞啼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

見一婦人袒背而地誦云昔漢末妾為赤眉所害

軍乞深埋并弊衣在地羞書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

於郊西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

財報君棺槨衣服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

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問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為性多忌信厭術如庭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散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有方諸盆銷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災萬不遺一賴君能卹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釀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十之青衣童子來撲燬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又云多聚鵲鳥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鵲鳥之類以禳火災鵲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鵲鳥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得盈溢懼為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蜀積邱山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鵲即交精司馬相如火災禽交精旋目注交精似鵲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禽經鵲鵲睛厄搜神拾遺二書所載不同故竝錄之至輸資億斤則見於蜀志本傳竺為安漢將軍竺以弟芳叛迎孫權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慚恚發病卒見於蜀志嘉說為妄莊子陽燧見日則燃為火注金鑑也摩拭令熱便置日中以艾就之火生按今之玻璃鏡亦可映日以燃艾舊唐書李密傳密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新序曰文王作靈臺掘得死人骨吏以聞文王曰葬之一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也令吏以棺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人乎成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左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人乎後漢書陳寵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先是洛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哀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

葬倘在於是龍澗然於歎救
縣盡收斂葬之哭聲遂絕

梁吳均續齊諧記

汝南桓景從費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

灾急令家人各縫絳囊盛茱萸繫背上登高飲菊

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

牛羊皆暴死長房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

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西京雜記賈佩蘭言宮中九日佩茱萸

黃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

魏文帝與鍾繇延年謹奉一束

以佐彭祖之術風土記九月九日折茱萸房以

插頭言辟除惡氣王維詩云徧插茱萸少一人

用此故事夢華錄重九以粉麵蒸糕相遺又插

粉作獅子蠻王狀置於糕上謂之獅蠻類又以

東京夢華錄一卷幽蘭居士孟元老撰元老不知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三五

何人少遊京師晚值喪亂之後追述舊事及國家

典祀里巷風俗邵博聞見後錄劉夢得作九日

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此字輒不復為野客叢

書謂是六經故事宋子京九日食糕詩云廳館輕霜

拂曙袍煨棗花飲鬪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

詩家一世豪注周禮天官籩人疏盂籩之實糗餌

粉食鄭箋今之棗糕六經中未嘗無糕字也按

聞見後錄謂是五經野客叢書謂是六經竊意宋

子京之詩云云殆如魏文帝所云文人相輕自古
而然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但不知邵王二家
博雅自明辯之

雷煥送劍呂虔佩刀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初吳之未滅也斗牛

之間常有紫氣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

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

將來吉凶因登樓迎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閒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閒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

目遣使送一劍竝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耶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赤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閒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
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不可詳載焉又云後朝雷次宗豫章記云掘得玉匣

中餘略同困學紀聞放翁謂豐城劍賦謂吳亡而

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謂豐城劍賦謂吳亡而

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魚之對賈生鵬鳥之詞施

於寓言則可求之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

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

述方術志新異穿鑿者皆不錄注史猶不取况作

史乎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干將作劍干將

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五山之精六金之英

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視而金鐵乃濡遂成二劍

乃斷髮剪爪而投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

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

陽出其陰以獻闔閭闔閭甚寶貴之博物志龜文

作龍文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

人聞吳子干將越區冶子欲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

風胡子干將越區冶子干將使成劍三一日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晉鄭聞之求而不得與師

圍楚於是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後漢書韓稜傳稜為尚書令與僕射郵壽尚書陳
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賞賜諸尚書劍唯此三
人特以寶劍白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淵深有
漢文陳龍濟南推成時論者為之說以稜敦樸善
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樸善
劍不外舟中墮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墮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
求劍若此不亦惑乎烈士傳曰眉間尺者楚人
鑊錐之子楚王夫人嘗於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
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鑊錐鑄為劍一雌
一雄鑊錐乃畱雄而以雌獻王劍在匣中嘗有悲
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
大怒即收鑊錐對曰劍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
聞尺乃為父殺楚王

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

人徐州刺史請瑯琊王祥為別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

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辭之固強乃

受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云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

以相與覽後奕世多賢才與於江左矣費禕別傳曰孫權乃以手中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

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願

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不負東顧

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朔曰此刀

黃帝採首山之銅鑄之雄已飛去雌者猶存晉書劉琨傳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竝贈名刀

紀王猛將行謂慕容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

我觀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梁隱居先生陶宏景刀劍錄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為魏將一南史高平郗紹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天

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

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賴

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善成法盛

竊之於是遂行何書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

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

大暢元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

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

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

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點定文句而

老萊斑衣黃香扇枕

高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有三其親尚存言不稱

老嘗著五色斑爛衣作嬰兒戲為親側欲得親悅師

跌臥地為小兒啼取雞雛弄於親側欲得親悅師

授孝子傳云為親取飲堂上脚跌恐傷父母之心

僵臥作嬰兒啼孔子曰若老萊子可謂不失孺子

之心矣史記老子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云注周時人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老子者是號漢書陳國苦縣有賴鄉注云伏羲北征記賴鄉有老子廟廟中有九井水相通又考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也古史考厲鄉曲仁里老隨郡北界有厲鄉古厲國也厲讀曰賴荆州記曰云神農所生周圍一頃二十畝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水經注云汲一井則眾水自動葛稚川地志曰神農生於厲鄉所謂列山氏也葛稚川曰老子無世不出數易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周文王時號支邑先生武王時號郭叔子漢初號黃石公鬚眉皆白杖丹藜履赤舄漢文帝時號河上公後漢文苑傳黃香字文強江夏人事親至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三

席博學能文肅宗詔詣東觀讀書京師號曰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為尚書令謝承書曰香世為冠族葉令况之子也搜神

記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性至孝母年七十天大寒常以身自溫席而後授其處古今注舜

廣開視聽末賢人自輔作五明扇此箠之始也揚子方言切羶而東謂之箠自關而西謂之扇按

扇八風代扇織阿家暑星變其躔扇音羶魏書

謝室順傳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

義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常通

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

生玉何

王祥守柩蔡順分椹

孝子傳王祥事後母朱氏甚孝庭中有柩始結子

使祥晝視鳥鵲夜則驅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

至曙母見之惻然晉書同世說王祥事後母殊

好母恒使守之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

床眠母自往闔研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

母恨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

子贊按前三書二云柰一云李以柰為是晉諸

公贊曰祥字林徵瑯琊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

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盧江朱氏生覽虞

預晉書曰祥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

呂虔檄為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

邦國不空別駕之功累遷太保孝子傳曰祥後

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數十黃雀飛入

其幕母之所須必自奔走無不得焉其至誠如此

齊書孝子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

夜所居白光如燭墓左柰樹一名頻婆白者為素柰

為孝感所致又名朱柰青者為綠柰後漢楊厚

赤者為丹柰又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

字仲桓新都人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九歲思養和親迺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

改意思養加篤謝承書曰李曇少喪父躬事繼

母繼母酷烈曇性純孝定省恪勤妻子恭奉寒苦

執勞不以為怨得四時珍玩先以進母與徐穉等

海內列名五處士也東觀漢記蔡順字君仲汝

南人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桑椹赤黑異器

遇賊問故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感

其孝爭以米肉遺之亦不受魏周裴汝南先賢傳

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簾

生繞之遂堅固焉陶淵明歸去來辭策扶老以

流慈王伯厚云謂扶老簾也後漢周磐傳磐同

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少孤養母嘗出求薪

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迺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

馳歸跪問其故母曰自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曰思爾鬻指孔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畱參方
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歸問
母臂何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悟汝耳
南史解叔謙傳宗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性
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
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
宗會子

淮南食時左思十稔

前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
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
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
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詞甚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三

尊重之每爲報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
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

任助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有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

七步世說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
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爲一出入字
值百金南史裴子野傳梁武帝勅爲書喻魏相
元父其夜受旨及五鼓催令速上子野徐起味爽
便就武帝深嘉焉葛洪西京雜記公孫宏舞之
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值百金按說文鼓舞之
鼓從支支音朴鐘鼓之鼓從支支微
有不同今概用之不復辨別矣

晉左思字太

冲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

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

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

卽便書之賦成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思別傳

雍起於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御史思早喪母雍

憐之不堪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徧閱百家司

空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

專思著述齊王冏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

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三都賦改定至終乃上初

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於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

鬼彈飛丸以礪礲火并騰光祀志或言益州有金

故其賦往之不問祭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王褒

使持節而求之醮祭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王褒

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今褒州揚波縣

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神馬粟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

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卒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

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漢音義曰金形似馬碧

形似雞也揚升菴曰水經注瀘水瘴氣特惡氣

名曰鬼彈接今本思賦云金馬則折而絕影碧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雞儻忽而曜儀火井沉焚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

垂旒與別傳不同而且上聯以碧雞對金馬下聯

同候楚詞儻而來今忽而逝世說左太冲賦三

都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公

曰此二京可三然君交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

主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歎遂爲作伎於

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注曰思造張載

問岷蜀事交接亦陳皇甫謐西州高士擊仲治宿

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玉竝早終皆不爲

思賦作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

達爲注吳蜀白是之後漸行於俗也世說陸士

衡入洛擬作三都賦聞左太冲作之撫掌大笑與

弟善曰此閒有一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

酒甕耳後左賦出士衡歎伏以爲不能加遂輟筆

焉劉歆曰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言今學者有祿

利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甌也
晉陽雜俎今人以中州人爲倉鄙賤之稱也音
衡 西陽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之注云寢不足
以王 按裴松之注魏志曰魏氏史記武安侯田蚡貌
也 公所引之注不知出於誰氏史記武安侯田蚡貌
公注 侵注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世說庾仲初
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
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於是屋下架屋耳都下紙爲之
而不免儉狹 中興書曰映闡字仲初九歲能屬
交遷散騎侍郎領大著作爲揚都賦邈絕當時
王隱論揚雄太元經雖妙非易也是以古人謂其
屋下架屋 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
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游魯作靈光殿賦蔡邕亦
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賦甚奇之遂輟翰以示謝莊
宋文帝詔羣臣賦赤鸚鵡袁淑作賦畢以無謝莊
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
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世說王朗字景興以識度
推華歆歆睹目嘗集子 姓宴飲王亦毀之有人向

李氏蒙戎集註卷六

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
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劉惔傾釀孝伯痛飲

晉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

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

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小雅飲酒溫克箋苞裹曰蘊

謂溫者蓋古字通用 謂蘊藉自持含容之意經中

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釀猶云傾竭家費以

舍人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索金

用家釀對索金非也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年十

二能詩文孝宗召賜進士出身有句云得開何惜
傾家釀漸老真須秉燭遊魯直黃庭堅字號山谷
又號涪翁 按此傾家釀似與朱句意同 說苑

老而學如秉燭 世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
之明孰與昧行

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美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
士魏書盧元明字幼章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輿志返性好元理作史字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熙字真興中山王英之子

女媧補天長房縮地

列子湯問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帝王世紀女媧氏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高

女媧職媧號神媒以荆梭及竹爲筭以貫髮

若藥石治病之狀云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

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起形於崑崙高萬一千里神

三千六百里有八元幽都方二十餘萬里下有四

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古

地名多有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云不讀作

不美不字不即也升菴語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

皆讀作不亦一說也升菴語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

紀載鍊石補天非真有其事也是時共工傲亂天
謂女皇本紀謂其功高而充三皇地平天成不改
舊物則其復天常而奠地維其功大矣後人頌之
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豈乾
坤重可旋轉天日真可補浴哉共工名康回有
子不才以冬至日死常爲厲而畏赤豆後人作赤
豆粥以禳之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

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史記
子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氏代立
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崩女媧氏女媧
女媧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女媧氏之女淮
山在今鄭陽竹山縣西相傳是鍊石補天處若果
南子風俗通皆以女媧為太昊妹孔穎達云載六
太昊女弟誰是其夫耶疑竝非女子而史傳以爲
女主之始殆難徵信也舊唐書天寶十一載六
月閩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至
乾元二年六月灑水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如
下有巨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記千萬年後靈異如
也事又見喬潭所撰女媧陵記前漢
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誤乎語出升菴文集從
武五子傳閩鄉注孟康曰閩古閩字從門從曼建
安中改作閩師古曰閩字本從門從曼其後轉訛誤
遂作門中受耳按說文閩訓低視貌廣韻閩字
俗作閩漢書注則以閩為古閩字閩與閩既異義又
以閩為古字尤不可解自應以廣韻為正語出典
字 神仙傳費長房學術於壺公壺公問所欲對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三

曰欲覽盡世界耳乃與之以縮地鞭一縮千里宛
然在目放之復舒如故

季珪士首長孺國器

魏志崔琰字季珪清河東城人聲姿高暢矚目疏
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
焉魏國初建拜尚書遷中尉 魏略曰明帝時崔
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士首羣以智
不足以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

卿諸人足貴乎 林琰從弟琰嘗薦銜鹿楊訓雖才
之後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
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

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
變時珍本意譏論好譏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珍
此書傲世怨誘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
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珍為徒隸使人
視之詞色不撓太祖令曰珍雖見刑而通賓客門
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死詩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傳耳耳然至盛也東坡詩平
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世說魏武帝將見匈奴
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珣代帝自捉刀
立床頭既畢令問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
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
聞之追殺此使後漢承宮字少子瑯琊姑幕人
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
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請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
整飭宮對曰夷翟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
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前漢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為御史大夫

為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三

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士亦以此稱慕

之惟天子以為國器史記晉世家楚成王曰晉公

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新序
魏文侯曰智士也者國之器也

陸玩無人賈詡非次

晉陸玩字士瑤吳人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以說

匡術歸順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授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玩再辭不許尋而王

導郗鑒庾亮相繼而歿乃遷司空玩既拜有人詣

之索杯酒瀉置梁柱之間呪曰當今乏才以爾為

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咲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

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談者以為知

言唐鄭絳字蘊武以大順後王政微每以詩諸託

平章事紫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

五歇後體至是省使走其家上謁紫笑曰諸君誤

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萬一然笑煞天下

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搖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

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致仕安肯曰吾不才吾辱

積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天下不肯曰吾不才吾辱

謂知其量矣後村詩未必朱三能跋扈祗因鄭五

欠經綸朱溫之篡柳諸人之罪也於鄭紫何議

焉集證黃東發歇後鄭五贊云歇後鄭五作宰相

搔頭不敢當自知蓋審也使人如鄭五則居其

官者皆其人豈有欺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愚故

三數三詠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

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

汲於相者酒酒皆鄭五罪人也嗚乎伊尹吾不得

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古今詩話相國

鄭紫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

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世說顧孟嘗嘗以酒勸周

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

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注徐廣晉紀曰

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

中為騎郎蚤卒時悼惜之世說顧太尉拜司空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矣

古今詩話相國

鄭紫善詩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

對曰詩思在灞

橋風雪中驢子背上世說顧孟嘗

嘗以酒勸周

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

柱曰詎可便作

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契

注徐廣晉紀曰

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騎榮兄子

少有重名泰興

中為騎郎蚤卒時悼惜之世說顧

太尉拜司空

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

紛紜遂至台鼎

朱博翰音實愧於懷

序傳曰博之翰音鼓妖

郤太尉鑒也朱博音

登於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

飛者音飛而實

不從也楊升菴曰文翰有似歇後語處如淵明

詩再喜見友于杜詩友于皆挺拔山鳥山花吾友

于南史到蓋從武帝登樓賦詩受詔即成帝謂其

祖溉曰蓋實才子却恐卿文章得無假手於貽厥

乎又稱兄弟為在原天屬稱故鄉為維桑之里稱

師曰在三之義稱子曰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

則百之祥皆是類也

姑減人也參太祖司空軍事太祖欲立太子嘗屏

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

左右問詡詡默然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

曰屬適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

升父子也太祖大咲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卽位以

詡爲太尉魏略曰文帝以詡之對太祖故卽位首登台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

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

昔魏文用賈詡爲三公孫權嗾之魏志曰紹愛

少子尚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

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

代紹後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

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

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

江夏太守表死眾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仇隙至

於傾覆

何晏神伏郭奕心醉

世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輔嗣見王注精奇

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

爲道德二論一本云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

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平叔何晏

字南陽宛人輔嗣王弼字山陽高平人任昉文

章敘錄曰自儒者論於老子非聖人絕理棄學晏

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魏管輅別傳曰輅爲

何晏所請論易九事事事皆明晏曰君見謂善易而語

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曰君見謂善易而語

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

晏含笑而讚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

既稱引鑿戒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爲難

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盡二難之

道可謂明德維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苟子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

不相其

晉阮咸傳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

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少
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為野王令羊祜
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
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坐此免官
太康中徵為尚書世說云羊既去郭送之彌日
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復歎曰羊叔子何必
減顏子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
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
吾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
也按奕奕二字音同義異奕大也美也又奕葉
累世也烏奕蟬聯不絕也班固典引發祥流慶烏
奕乎千載左傳襄二十五年弈者舉棋不定不
勝其耦註弈圍棋也疏方言云圍棋謂之弈自關
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弈蓋此戲名之曰弈故說文
弈從升言疎兩手而執其子以子圍而相殺故
謂之圍棋沈氏云圍棋稱弈取落弈之義也

常林帶經高鳳漂麥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三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少單貧雖貧自非

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

其妻常饁餉之相敬如賓漢兒寬傳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

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嵇康高士傳高鳳

字文通南陽葉人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

精誦讀妻嘗至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

而鳳持竿讀經不覺潦水漂麥妻還怪問乃省其

後遂為名儒後漢書逸民傳同世說高文通居鄉時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鬪文通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

爭者投兵謝罪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流粟困學紀聞云此鄒子之書非戰國之鄒子也按麥從來不從夾從夕不從夕來象其實

父象其根俗作麥非見字典
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
漸性鄙樸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頌義一
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病愈
孟嘉落帽庾敳墮幘

晉孟嘉字萬年江夏鄆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少知名為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竝

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地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四座嗟歎世說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恒宣武嘗問

酒中趣耳又嘗問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
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孟嘉別傳曰祖父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揖晉廬陵太守會祖宗葬武昌子孫因家焉嘉少
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都
還亮因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亮舉
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
學從事東坡補龍山文并引丙子重九客有言
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
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服恨不見此文余乃戲
為補之嘲曰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
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帽胡為蹇先蹶楚狂醉梗
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馱交驚鴛鴦維明將軍度量
墮帽莫覺戎服倒冠枯顛宰夫揚鱗兕觥舉罰請
達容此下士顛倒冠枯顛宰夫揚鱗兕觥舉罰請
相鼠不改其度平生邱壑散髮箕踞常履素晦明
風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
沛水莫繫浮雲楚萬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
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拊歌詩字擇請歌
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龍山在荊州門外九
域志載江陵府古跡有落帽臺乃龍山也莊子
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况得全於天者乎詩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箋云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協
以無然之物示戒深也殺羊之性牝牡有角選音
誤觸也列子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夫若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御物奚
自入焉東坡史評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
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
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殷浩豈
妄許人者耶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
不過如孟嘉也常言人以駕駘自况謂其無才
能也而龐統目陸績爲駘馬有逸足之力曰願劬
爲駘牛能負重致遠見統傳張勃吳錄云或問統
曰如所目陸子爲勝乎統曰駘馬雖精所致一人
耳駘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似一人之

重哉以此觀之則駘字爲義又似美詞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聖

十圍雅有遠韻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劉輿見任於
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數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
可乘越於眾中問於數而數乃頽然已醉幘墜机
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
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
君子之心世說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
隨公所取於是乃服後人有向庾道此
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兩娑未解
晉陽秋曰劉輿字慶孫中山人有豪俠才算善交
結爲范陽王虓所昵虓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任用
爲長史入王故事曰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
泰長子少尚布衣之操爲
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龍逢板出張華台圻

博物志夏桀為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為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曰吾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則亡桀以為妖言而殺之論語陰嬖讖庚子之旦金板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禽注曰謂

殺關龍逢之庚子旦庭中地有此板異也龍同姓

稱族王虐殺我必見禽也

任彥昇百辟勸進今上牋是以玉馬駿奔喪微

子之去金板出地告龍逢之怨

論語比考讖殷紂惑妲己玉馬奔宋均曰女妲己有美色也玉馬

後漢御史擾龍羣即劉累之後逢音麗孟子逢

關龍複姓夏關龍逢即象龍氏

李氏蒙求集註卷六

宋均魏博士

困學紀聞蔡墨

蒙音同見字典

曰國有象龍氏有御龍氏後漢御史擾龍宗豈其

苗裔歟萬壽亭云魏志董卓傳注引英雄記云侍

御史擾龍宗詣董卓白事不解劍立搥殺之京師

震動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作擾龍羣列女傳

妲己有蘇氏之美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為妻常與

沈酒於酒晉張華學業優博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

才也位侍中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柏識者

以為不祥又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

星圻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為趙王倫所害典術桑

董奉活變扁鵲治號

精春秋緯諸侯墓樹柏東方朔傳柏者鬼之廷也

六書精蘊柏陰木也桑化為柏不祥或即此為之

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三台史漢皆作三能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爲交州刺史適
得毒病死已三日奉與藥三丸內口中以水灌之
使人捧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

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燮遂活按杜燮即
志燮傳注亦引葛洪神仙傳此云姓杜恐有誤燮

字威彥蒼梧廣信人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
雄長一州震服百蠻尉佗不足喻也奉隱居廬

山有道術爲人治病不取錢物重病愈者種杏樹
五林輕者一株數十年得十餘萬株後杏子熟奉

於林下作倉欲買杏者悉照取杏之器易穀以賤
貧窮人或有欺之者虎輒逐之時號爲董仙杏林

人謂之癡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泣欲
別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

疾庭中井水簷邊橋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橋葉
一枚可療一人縣東北有山仙翁所棲處因而得

李氏叢書集註卷六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扁鵲者渤海鄭

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受禁方於長桑君其後過虢

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問知病由乃使弟子陽

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關太子蘇乃使子

豹爲五分之尉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尉兩脇

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

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徐廣曰鄭當
作鄭而揚子

又云扁鵲盧人也而醫多虛說苑扁鵲過趙趙
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壞

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
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鑿秦越人能活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醫

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鑿者曰苗父
 苗父之為鑿也以昔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
 十言耳倚扶而來者鬻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
 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占之為鑿
 者曰俞拊俞拊之為鑿也搦腦髓東育莫炊灼九
 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拊子之方能
 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
 以簞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小鈞
 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物故有昧
 掩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
 厥者也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
 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
 趙王跌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
 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先
 生不幸而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
 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減之湯砥
 針礪石取三陽五輪子容搗藥子明吹耳陽儀反
 神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子非能復生天下聞之
 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子非能復生天下聞之
 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

亂君之治國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甚之之辭也俞拊揚雄解嘲作史跗以掃
 丑例切音趾所以摘髮詩鄒風象之掃也疏以象
 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掃又魏風佩其象掃
 鵲冠子魏文侯問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其孰最善
 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為最下魏
 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治病其在毫毛故
 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弟治病其在肌膚故有
 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鑿血脈投毒藥副肌膚不知
 名出於閭於諸侯後漢方術傳曰有疾者
 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方術翁食人間見有疾者
 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脈傳於世
 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著素問訪以石
 僧孺答曰古大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石
 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山海經東山高氏之
 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
 石服子慎注云石破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孟孫死臧如入哭甚哀多涕
 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甚
言石能除已疾也古者以砭石爲鍼凡鍼之法
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彈而怒之搔而下之此運手
爪也見後漢書趙壹傳注唐書元行沖傳伏仁
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
資也脯腊暖腴以供滋味參木芝桂以防疾疾門
下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
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薛用弱集
異記狄梁公性嫻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制入
關路由華州闐闐之北聚觀如堵公引轡遙望有
室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匹卽就觀之有富
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
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
卽於腦後下鍼寸許仍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處
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
疣贅應手而落曾無病痛

李氏蒙求集註

卷六

聖

蒙求第六卷補注

百里奚 世說祖光祿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

中郎有人戲之者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

必輕於五穀之皮邪 按祖名納字士言范陽道人王名義字叔元琅琊少仕於虞為大夫晉欲假道

於虞以伐魏諫而不聽奚乃去之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

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

卿位號曰五穀大夫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曾子 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今人多讀作森似屬非是

長夜宮 左傳襄三十年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

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

蒙求補註 卷六

季札 通志挂劍臺在江西南潤州北延陵季子挂劍處

近是然墓旁草形似劍可療心疾

湖陰 溫庭筠有湖陰曲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

因作而附之其營壘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

書地而志于湖縣名屬丹陽郡楊升菴曰帝至于

泥竈 張華物類志云以狗肝

和土泥竈令婦妾孝順

老子 廣輿記靈寶縣有老子洞在淮安府清河縣老子鍊

此丹於經於此通志老子洞在淮安府清河縣老子鍊

龍山

通志江南太平府南龍山蓋嘉落帽處又湖北

舟日記云荆州城外有龍山隄雲江中丞蜀輜日

記謂孟嘉落帽處按放翁入蜀記載至姑熟遊黃

山登臨敵臺南望龍山九井諸峯如在几席並云

龍山即孟嘉落帽處與陶說異余謂孟嘉為靖節

先生外祖靖節家柴桑官彭澤柴桑里在江西德

化縣彭澤亦隸九江府始熟即今皖省太平府宋

時為太平州則孟嘉落帽處在太平之龍山似有

證據蓋太平九江古皆稱江東以其地考之可矣

若荆之龍山祗一道旁荒寺取佛經龍山二字為

名耳荆州四顧無山而云登焉其疑不可不辨也

按史夏孔甲淫亂諸侯多叛時天降二龍王使

劉累飲食之累嘗學擾龍於豢龍氏王因錫姓

曰御龍氏後龍一雌死累潛醢

以食王王使求之懼而遷於魯

蒙求補註

